

# 于平正中见奇绝

## 安藤忠雄作品浅析

聂兰生

“我不单用知识，而是用我的心去正直地创作。”——安藤忠雄

日本的建筑师中，安藤忠雄是为数不多的自学成才的名家。他成熟于70年代，80年代初期便成为日本关西建筑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如今“一提到安藤忠雄，便从四面八方投来诸多赞誉之辞”（铃木了二）和一大群追随者。

高度工业化的日本社会里，建筑界人材济济，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们，多从小住宅入手，在这里开辟天地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形成作品风格。出身于大阪的安藤忠雄，他最初接受的任务是一些低标准、小面积、环境差、基地小的城市住宅。逐渐地扩展到小商店、小教堂、集合住宅等等。或许是工作条件和环境造就了建筑师，安藤的作品在类型上以小住宅、小型公共建筑居多。材料上多为清水混凝土，表现风格上，内向、质朴、简约平正之

中，透露出冷凝深远的气质。名建筑师P·埃森曼认为他的作品：“冷静、合理、诗情、庄严之外，令人感到全身震撼。好象还有一个什么存在，那就是飘在空中的The other要碰上似的恐惧感和敬畏感”。而法国建筑师Pierre Drolez则认为：“安藤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失败的”，也是80年代以来又一名走向世界的日本建筑师。

### 一、超以像外的追求

建筑总是用形象表达美感，安藤的作品偏偏在形象上不易感人，因而也不易理解。例如获得吉田五十八奖和日本建筑学会奖的作品“住吉的长屋”，混凝土墙面上开个门洞就算是沿街立面了。在他认为：“建筑行为不单是创造形象，而是构筑空间”。

20多年来作者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执着探求，在灯红酒绿，喧嚣拥塞的城市环境中他为人们创造出一种冷峻、单纯、安谧、可以包容生活的艺术空间，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同，成为日本建筑界杰出的一员。他所追求的是物质功能以外的生活经营和形象以外的空间构成。

#### 1. 经营生活

“住宅，总归是一个可以慰藉灵魂的精神场所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”。关于“住吉的长屋”，他还曾谈到：“设计的时候，不是具体的形象问题，我常常感到要做一个有归宿的场所，对于连一般的建筑教育也没受过的我来说，这栋住宅反映了我对建筑的全部认识，所以这确实是我创造空间的原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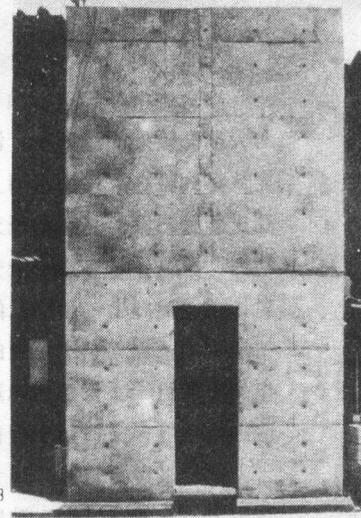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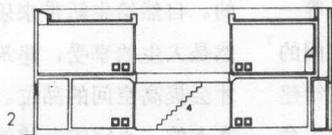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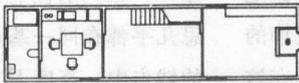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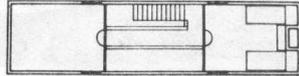
建筑空间应该有益于生活行为的完善，因此在住宅设计中，他并不拘泥于一般化、概念化的物质功能和形式化了的生活空间。而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，创造出—个能

满足多种生活内容的、积极的、有价值的居住场所。作者常以身临其境的姿态从事于创作；“总认为是给自己建一个家”，并从现实生活中观察人的行为轨迹，如人与人、人与空间、人与自然的交流关系，以此来决定建筑的格局。所以才会出现南向不开窗子的“双生观”，起居室和餐室隔着一个院子的“住吉的长屋”。为使居住者能自己经营和开拓生活，他常常留下一块余地，那就是住宅作品中常见的“内庭”。当我们看到房主人在狭小的内庭中，饶有兴趣的经营时，不能不感服于作者的苦心。

安藤创作活动起步时的作品，多在大阪旧时遗留下来的连排式低标准木构住宅区中，穷人集居的长屋群和平屋的下町街。住吉的长屋便诞生在这里。起初，不少人都为这个架着天桥的中庭担心，因为房间之间要通过中庭联系，雨天会带来麻烦，“但实际上比起雨天来中庭本身带来的全部生活，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”。中庭是一家人的露天起居室，所有的房间对着它，交往、团聚、感受自然。在杂乱的都市环境中，得到一个恬静的所在，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庇护场所。作者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为主人安排出一个宜人的“家”。建筑格局类似传统的长屋，但又不在同一个层面上。“住吉的长屋”是日本传统的大阪住宅现代版。

#### 2. 功能之外

建筑不单是物质空间的合理组合，如果建筑空间能够使人获得丰富的生活和愉悦的情绪，那么这些并非完全来自物质功能。安藤认为：“建筑是由规定的和不被规定的事物组合起来的。规定的事物指：功能与形态的理性统一，产生了建筑



1 水中教会透视  
2 “住吉的长屋”平剖面  
3 “住吉的长屋”沿街立面

的几何形态。不被规定的是指物与物的关系，即我所要探求的超过物质功能以外的精神”。他常把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放在等同的位置上，即所谓“追求功能，接近功能，甩开功能”。在遵守物质功能规定的基础上，再使功能和建筑脱钩。例如：墙壁本来就是用做围合空间和确定领域的，在此之外的意义是保证私密性、隔断喧嚣的环境，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高高的四面封闭的墙，意在创造一个存在于城市之外的空间。窗子用于采光通风，在这一功能前提下，他把窗子开在屋顶，为的是要在墙上，地上落下光和影。台阶、楼梯本来是用于解决竖向交通的，但STEP和六甲住宅的楼梯则是作品的中心，没有室外的大楼梯，作品也就黯然失色了。在这里楼梯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功能含义。此外，为了接纳户外的景观，开窗不计朝向，为了做出一个家庭的团聚空间，门窗全部朝内庭开，外观象一个纯粹的混凝土盒子。总之，他是在追求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，建筑空间中最能产生趣味的部分。不是不要物质功能，但安藤更重视精神功能的满足。

## 二、素材与空间

如果说柯布西埃用混凝土创造出富于艺术魅力的建筑形象，安藤

则是当其无以为用，用混凝土来围合具有艺术魅力的空间，之所以用这一材料为完成作品的物质手段，是因为混凝土有富于力度感的肌理和含蓄地蕴藏着潜在能量的质感。作者所追求的宁静、庄重而稍带冷漠的空间气氛，混凝土是最理想的材料。由于强调空间的感染力，从而尽量淡化材料的质感。混凝土受到了安藤的偏爱。

封闭的混凝土盒子，在喧嚣的城市环境中以它特有的冷静的表情给人以依托感。但材料本身的质感，难免让人感到凝重有余。对于这一点，日本建筑界颇有议论。但安藤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我不认为混凝土给人的感觉是那么沉重，尽量地作为一种轻型材料来使用”。他总是把建筑空间当成一个可以包容生活的艺术品，注重气氛基于形象。例如为了减轻墙壁的重量感，在墙面与天棚或墙面之间相交处开窗，使墙壁失去了支撑的意义，转换成一种围合空间的符号从而稀释了墙壁的存在感。混凝土辐射板的采用使又冷又硬的水泥地板变得温暖宜人。粗重材料的精细处理，不能不说是安藤的独到之处。

## 三、光影、时间与空间

“在我的作品中，常采用光影的变化，作为表现空间的重要的手

段。”——安藤

安藤创造的空间，内中可以产生功能以外的生活乐趣，光与影的运用，给静止的空间增加了动感。光的流入给无机的墙面以色彩和生机，同时也软化了材料的质感。“在这些稍感冷寂的空间中，由于光的停留，淡化了素材感，向一个开放的透明而轻柔的空间转移”。

### 1. 时间与空间

在混凝土围合的空间中，天棚与墙面的交接处切开一道口子，阳光、树影、云影通过这道小小的裂口流入室内，洒落在墙面、地上的影子，就算是唯一的装饰了。白昼、黑夜、晴天和阴天、空间的装饰随着气候和时间变。在这些被光影异化的空间里，可以体验到时间与空间、自然与空间的交融与依存关系。在空间中感受时间的变化，在时间（光与影）的渲染下才显示出空间的活力。似乎日本人的时空观支配着作品。“间”的两义性，在这里可以领略一二。“间”在“能”（注：“能”——日本一种古典歌舞剧）舞台上幕间的停顿，是时间的空白，也是空间的空白，一种时空揉合在一起的状态。安藤所创造的那些气韵生动的空间，也正是与时间——光与影的点染分不开的。

### 2. 光影的雕刻

小篠邸中，起居室和书斋的墙与天棚交接处的裂缝中，泄入的阳光从早到晚在大片清水墙上肆意地画出各种图案。高高的毫无装饰的墙面，象是作者有意留给光影在这里作画。走廊上一串窄长的窗口又给地板和天棚勾勒出可变的画面。作品中的窗子不仅有采光通风等一般物质功能含义，用于美化空间的含义似乎来得更重要，因为它给建筑带来了自然、光影、动感和生命力。

在光的教会中，光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境界，是作者把“光”这一自然因素建筑化、抽象化的尝试。封闭的教堂空间内，只在正面的墙上切一个十字形的裂口，光线从这里流入。黝黑的空间里只能看到这个光的十字架。人的精神也就不由自主地集中在墙面十字形切口上。物质的光转化成精神的光十字架。光成为空间的主宰，也正是教堂的功能主题。

#### 四、自然与人工

“光表现了美，风和雨吹淋到身上，给生活以风采，建筑是感受自然的媒体”。——安藤

##### 1. 小宇宙

日本的传统建筑中，常在方寸之地里，设想出大千世界，所谓的“小宇宙”。在有限的空间中感受自

然的变化和风、光、雨、雪，去追求自然的美。从“住吉的长屋”开始，一系列的住宅设计，立意和构思几乎都在同一基点上。拥挤不堪的城市中、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，脚下有一块生长万物的地面，头上有一块自家的蓝天，都是难能可贵的。自然给生活带来乐趣，亲近自然是人生的享受，建筑中引进自然才会提高空间的品位。自古以来日本人的“小宇宙”使他们得到各自的乐趣，在这里“寻幽”也好，“伤物”也好，总之是在自己的天地里。安藤给当代日本城市住宅留下这一块余白，也许是传统居住文化的延续。小篠邸的中庭，“一张混凝土地面犹如铺上一块布，成为室外的客厅，天空中的光影、树影、云影都在这里停留，是一家人的生活舞台和趣味中心，是从自然中剪下来的人工环境”。即使在商业建筑中，也在狭小的基地里留出一块空白给自然，让建筑能够成为感受自然的媒体。

##### 2. 大自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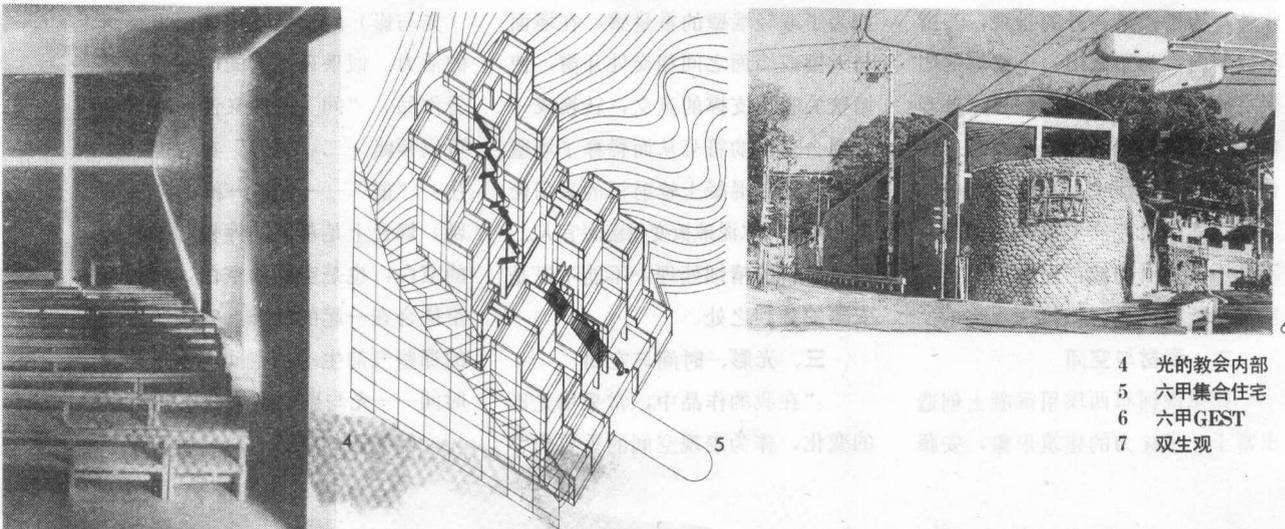
安藤在限制严格的城市空间中，如何完成建筑，功夫十分到家。当他走出城市的时候，也能创造出同化于自然的作品。神户六甲GEST (NEW/ OLD)座落在楠木覆盖的六甲山麓，基地内三棵200年树龄

的古楠，被完好的保存下来，外墙采用了当地盛产的花岗石，这座位于街道转角处的餐厅，犹如是六甲山脉的延续。餐厅内墙不做饰面，面对窗外的古楠和室内粗犷的花岗石壁，在这里进餐犹如坐在六甲山中。

安藤说：“建筑是场所的结晶”，水中教会和光的教会是这一观念的物化结果。水中教会位于北海道夕张山脉的东北，中央山岳的平原地带。引附近河水做成一个90×45米的水池。池的一端是两个10×15米重叠的正方形构成的教堂，一道“L”形混凝土墙半绕湖面。十字架立于靠近教堂的湖面上，一层玻璃便是圣俗的分界，也是“构成这座建筑最光彩，最有生命力的场景”。通过开敞的大玻璃窗，面对以水天为背景的十字架，意味着上帝在水一方，在天一方，存在于广漠、空旷的天地之中。“水中教会是被水与天空抽象出来的自然包围着，建筑是在这一场所中求得生存的”。

座落在神户六甲寂静山林中的教会，听六甲的风声、树声故名“风的教会”。“光的教会”是把外部的光“建筑化”创造一个令人感到紧张的空间。三个教会的构思和出发点是连续的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品与自然的



4 光的教会内部  
5 六甲集合住宅  
6 六甲GEST  
7 双生观

依存关系，自然成为表达建筑美和寻求物外世界的手段。

## 五、简单与复杂

“从建筑的全面到细部，所有的一切，试图通过最小限的要素，最大限度地表现作品的个性”。

——安藤

### 1. 方与圆的世界

安藤的建筑空间无不控制在严格的几何秩序之中，方与圆贯穿于整个作品。不少气质上宁静深沉，形象上简约单纯的作品，都是在方与圆的错位中完成的。

小篠邸是方形的反复组合，起居室和餐厅是两倍的正方形。两倍高度的起居室断面也是个正方形，每个小居室的尺寸是 $2.4 \times 4.75$ 米约为两个正方形之和。扩建的半圆形的工作室，结束了正方形韵律的延续，作品在方的延伸与圆的围合中完成。

“STEP”是一件具有冲击力的作品。台阶这个部件是商业建筑中的禁忌，而“STEP”的点睛之笔正是台阶。这是一座仅有1000多平方米的商店。12个正方形单位和三部形态各异的楼梯，构成这座别开生面的商业设施。安藤对STEP的设想是：在常见的与道路平行的水平流动的空间里，插入一个垂直方向的流动空间，一部直梯与街道

相连。为了解决商业设施中与自然隔绝的弊端，建筑被切开一道裂口，阳光从中射入。设于后部的圆梯，软化过分规整的空间。一部斜 $45^\circ$ 的小梯成为作品中的一个小小的谐音。STEP，紧凑、工整又富于变化。

锐角场地中方与圆的组合，六甲GEST的空间构成，可算是完美无缺的。半圆与矩形空间在场地中相遇，圆弧线延伸到大厅处便嘎然而止，自然地划分出两个入口；一层的南欧风餐厅入口与二层的和风餐厅入口。场地中两条直角相交的线也切断了圆，留下一块空白作为中庭，那里正好有一棵古楠。二层平面上意犹未尽的圆弧线延伸到酒吧，从中搭起一座天桥联系了两侧的空间，花岗石拥壁顺着道路直抵街角，嵌在墙上的NEW/OLD几个金字，使这段墙壁象是有意安插在街道上的小品。拥壁后的咖啡厅又后退一步，留出一个中庭，为的是使厅内气氛更宜人些。方与圆的叠合，直线与曲线的交插，完成了这部806平方米的作品，空间在严整的秩序与和谐的韵律中生成。

### 2. 转折与起伏

安藤认为：“在简单的形式中创造出多样的场面，以混凝土作为围合空间的素材，应尽可能地单纯些，而置身于其中时又使之感到丰富”。建筑的存在形式力求简约；空间的展开及延续则又力求其富有变化。他着意安排人在建筑中的流线，迂回曲折，抑扬开合，寻求紧张感和意外性。他说，“体验空间的时候，内与外的不一致才有意思，才有一种空间的刺激性”。内与外的不连续，曲折的流线，埋伏在建筑中的精彩场景，常常给人以突如其来的冲击力。面貌平凡的长屋，走进之后，

看到的是一个光影参差、生意盎然的世界，水中教会、六甲教会都是通过长长的甬道，几经转折之后才看到远山、近树和建筑的全貌。

空间的起伏跌宕也是建筑师的常用手法之一。利用地形高差组织空间，层高和地面的错位，使空间变得复杂起来。

建在陡坡上的六甲集合住宅，楼梯是作品的主轴。一到四层的露天楼梯，犹如登山的台阶，象是六甲山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四层屋顶的平台，是这栋住宅的屋顶广场，上层与下层的居住者在这里相遇、交往。五到十层的屋外楼梯好象是专设的景观楼梯。六甲山是美的，登梯之后向下可以俯瞰神户全市远到濑户内海，晚上则可以欣赏“百万美元的神户夜景”。高层住宅的难题是人与自然的接触。而在六甲集合住宅里，楼梯成为人感受自然的空间，登梯之中领略了自然之美，而不感足劳之苦。在这里楼梯是首位，电梯退而居其次，难怪作者自称是“世界第一住宅”。无论如何这在日本城市住宅上是极为突出的一例。

### 结束语

安藤的作品，几乎都是在严格的现代派的构图原则下实现的，“80年代的日本，他作为现代派建筑师而受到社会的推崇，甚是难得”。当建筑装饰成为一种时尚时，他的作品仍然不施脂粉，保持天然素材的本质，在繁华的城市中创造出清教徒式的空间。当现代的超大型建筑层出不穷时，他不为所动，“默默地走自己的建筑创作道路”。高桥一靛在《关于安藤》这篇文章的末尾不无激情地写道：“好汉！不受宣传、舆论的毒害而洁身自好，衷心地祝愿他取得卓越的成就”。□

